

李校長、諸位傳統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我們昨天一起交流了一天，佛法、傳統文化就是生活、工作、處事待人接物，所以這種如切如磋、相觀而善的態度應該是變成一種習慣，改正我們自己的性格。比方說是悶葫蘆的，就要把它改正過來，能夠很坦誠的跟人家切磋交流。直心是道場，很真誠，沒有虛假，侃侃而談，談的時候也不是很在乎別人會怎麼看我、別人會怎麼想我，都不要去罣礙這些。當然，因為我們是長期一起修道的同參道友，我們可以很好的來切磋。講話還是要看對象的，交淺不可言深，不然大家聽完我這一句話，在路上見到一個陌生人就開始跟人家如切如磋，人家會覺得有點怪怪的。法、我們學的經教它是因緣所生法，緣、條件具足了可以把它用出來，不能用錯地方。用錯地方的情況很多，所以我們學習傳統文化理事要圓融，這太重要了。師長曾經提醒我們，我們修學的人不能愈修愈分別、愈修愈執著。我不知道大家聽到這一句話的時候下一個念頭是什麼，假如下一個念頭說「不會是我的，就是這些人」，那可能我們就危險了。只要出現執著點，自己沒有察覺到，那他就會愈來愈嚴重，不進則退。

我們的古人留了一句話給我們，「真心一法不立」。我們修學的目的是什麼？恢復真心、恢復明德。什麼是真學問我們要搞清楚，往往我們本來的感覺，什麼是真學問？像某某老師一開口引經據典，滔滔不絕，真有學問，可能我們是這種感覺。一有這種感覺我們就會想去追求，我得多背一些句子，到時候我可以用出來，用的

時候還覺得挺得意的。假如我們對著老百姓還在引經據典，這叫炫耀。大家觀察看看，師長老人家通宗通教，但是他老人家深入淺出，那才是功夫高。深入的人才能淺出，深入的人他沒有自己，他面對大眾應機說法。有自己了，我今天想講什麼，他就不一定能夠應當下的機。他在台上講得很高興，底下都睡成一片，眼神都恍惚，也不相應了，他還講得口若懸河。

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教授在台上講兩句話就來一句英文，in general（一般來說），for example（例如）。反正他一念英文我就短路，一節課聽下來我很痛苦，一片茫然，可是感覺這個教授自我感覺良好。這是很慘痛的經歷，人痛過之後要有一種力量，不能白痛，這叫化悲憤為力量，我以後當老師絕對不幹這種事情。諸位同道，誰讓你傷得最深的，你轉個念頭，他就是你最好的老師，因為他教你的東西讓你終身難忘。老法師給我們講了十次、二十次的我們還會忘，他給我們上這一課讓我們終身難忘。

我也遇到一些同道，他有時候提到念初中的老師偏心，對他們不公平待遇，講著手都在發抖，代表這個事對他影響很大，還沒有放下。我說你轉個念，煩惱跟菩提就是個念頭。你感謝這個老師給你上了一課，你以後弘揚文化絕對不犯這種錯，你就受用一生。是傷害還是受用，也都是在一念之間。況且我們學聖教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事不離兩個字，就是「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都沒有離開因果兩個字。理得心安，我們心裡還有事讓我們起伏，我們的理還不夠透徹。深信因果的人還有什麼會不舒服？你說「他惡意對我」，那這筆帳消了，無債一身輕，怎麼會是壞事？是我們自己著相，他那個罵我們的表情早就已經緣聚緣散，我們自己把它刻在自己的心上，跟他沒關係，他也才兩秒鐘，你把它化成永恆，

變成自討苦吃。

我們都很喜歡邏輯思考，logic，我們來想一個問題，按照邏輯來講，沒有任何人可以進入我們的內心，是吧？你看忍辱仙人遇到歌利王，歌利王要割他的肉，凌遲處死，他沒生氣，因為他那個行為也不能進入他的內心。既然按照邏輯沒有任何人可以進入我們的內心，那個傷害我們的人到底是誰？那是我們自己瞋恚心，那是我們本有的瞋恚心，所有外在的境緣是個緣分而已。我們遇到一個惡緣可以起瞋恚，也可以起憐憫心。我們昨天還特別提到，我們既然是學傳統文化，我們要聽懂三教聖人在說什麼，我們要看懂三教聖人在表演什麼，才學得到。佛陀的前世忍辱仙人已經告訴我們，任何境界不能障礙我們，會修身的人遇到人家給他凌遲處死，他都可以快速提升。境界沒有問題，境界沒有障礙，這佛給我們表演的。這個故事每個人都聽過，可是聽過了之後受用多少自己決定，馬上效法受用就大，他就不會被境界轉。

師長老人家也給我們表演，關關難過關關過。我們走在傳統文化的弘揚這條路，多看師長老人家《九十年譜》，等於是我們走這條路教戰手冊。他老人家遇到的這些境緣我們或多或少都有可能會遇到，甚至於是什麼？我們遇到的差他老人家差遠了。

德比於上則知恥，以佛陀為目標，以師長老人家為目標，以孔老夫子為目標。人的知恥心、羞恥心、慚愧心一起來，善根就起來了，我這些事算不了什麼。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我們在外面下著大雨，走路走一個小時，可能自己就有點心煩意亂，今天天氣怎麼這麼不好？大家想一想，在孔子那個年代有沒有柏油路？沒有。下著大雨，為了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個精神納在我們心田裡了沒有？

經不只是拿來讀的，當然讀修禪定。人定力不足鐵定是要被境

界轉，自己都被轉了，生煩惱，不可能幫得上別人。所以首先要練定力，首先要修清淨心，不能常常被貪瞋痴慢疑的情緒念頭給控制住。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個人說要修大學之道，很在乎吃、很在乎穿，那不用跟他論道，他已經被欲望控制住，做不了主了。所以要從寡欲、要從格物，格物就是格除物欲。欲望要慢慢放淡，不然欲望，我今天不吃個什麼我睡不著覺，我今天不穿個什麼我好難受，那怎麼修道？心都被欲望給控制住了，怎麼修清淨心？安貧樂道。當然它有一個過程，可是我們很清楚，我們不斷在放下五欲六塵，這是很重要的。我們昨天一直在提修行靠個人，常常要檢查檢查自己的狀態，貪有沒有在減少，瞋有沒有在減少。

智者大師，釋迦牟尼佛再來的，他老人家講道：「瞋是失佛法之根本，墜惡道之因緣」，而且瞋恨心是墮地獄道，不能生氣；失佛法、失正法，情緒一起來，一句經教都提不起來，真的是失佛法之根本；「法樂之冤家」，你脾氣一起來，沒有法樂，義憤填膺，情緒都充滿胸中；「善心之大賊」，善念提不起來，就想罵人；「種種惡口之府藏」，瞋恨心一起來很難不造口業的。

我們昨天有提到一個重點，「知止而後有定」，知止很重要。我們這一生的目標是什麼？我是要去天堂的話，那是要守十善業，無瞋；我們要去極樂世界的話，隨緣消舊業，不再造新殃，不能再輪迴心，輪迴心是種輪迴的種子。我們積功累德，六度、十願，念這句萬德洪名，這是種西方的種子，七寶池裡面我們的蓮花愈開愈大。知止，我現在起的每個念頭，我講的一言、我做的一行，是不是往我這個目標愈來愈近了？人時時知道我要往目標去，他就不會染著世間這些欲望。

我們要有定力，要修清淨心，讀經是一個修定的方法。其實一

舉一動都要習定，不要急躁、不要慌張，「步從容，立端正」；「執虛器，如執盈」。我們常常端個東西，水溢出來了、東西打破了，那不是偶然的，心不夠定。習定在每一個當下，常常觀心為要，我的心動了，趕快把它伏住，都要在念頭當中下功夫。讀經除了習定以外，讀經是把經教明白之後去落實，讀誦受持，把這個經典的教誨放在心上，然後為人演說，我們把它做出來。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的經書印得再多，只要沒有人去把它做出來，人家怎麼相信？我們今天要不是看到師長老人家把大乘經典、把四書五經給我們做出來，我們的信心能立得住嗎？這個我們要去體會。師長把我們的信心立住了，我們也要立住跟我們有緣的這些親戚朋友。

我們在座同道們可能很多人有讀過《無量壽經》，我們遇到境界，你看孔子的挑戰不小，師長的挑戰也不小，我們自己遇到挑戰的時候，那一句「縱使身止諸苦中，如是願心永不退」有沒有提起來？這是讀經的目的。「惠利群生，志願無倦，忍力成就。於諸有情，常懷慈忍」，慈悲心一起來了，「於諸眾生，視若自己」。我們要轉經典為我們的生活、工作、處事待人接物。我們要轉經，不能被經轉。把經典跟生活脫節，那就麻煩了，就愈學愈分別、愈學愈執著了，因為是二，經典、生活二，不是一了。傳統文化是不二法門，你有二就有分別執著在裡面。

所以不簡單，修行非帝王將相所能為，我們得下大功夫，才能察覺我們的分別在哪、我們的執著點在哪。為什麼聽經不能中斷？慢慢聽慢慢聽，這一點是在講我，終於發現了。就像昨天跟大家分享到，我聽師長講跟隨李老十年因緣，那一句最重要的話，成德居然聽了幾十遍才重視到它，是幫助我們放下妄想分別執著、憂慮牽掛。成德就馬上問自己，我跟隨師長之後，我放下哪些憂慮牽掛了

沒有？

其實只要把他老人家的一句教誨落實了，憂慮牽掛就減少，不用多，一句就好了。成德記得一開始修學師長就說了，你發心為眾生，你以後的生活聖賢、祖先、佛菩薩安排，自己不操心。諸位同道，你們相信嗎？那你們還操心嗎？諸位同道，你假如發心為眾生，那你幹嘛還要煩惱未來？你說我要煩惱，我吃不上飯怎麼辦？我跟你保證，你為眾生吃不上飯找我，那不要煩惱未來了吧？

人生其實也不是很複雜，每一天怎麼樣？吃得飽、穿得暖。我們現在不要說穿得暖，衣服是困擾，你把衣櫃打開，那不是穿不暖穿得暖的問題了，那是不知道要選哪一件的問題。我們以前常常有一句話叫吃飽撐著，吃飽撐著的意思是別找自己麻煩。這一點是成德出家之後覺得特別有受用的地方就是不用選衣服，因為就那一二件而已，還有什麼好選的？少傷很多腦筋，節省很多時間。諸位同道，我們的時間都是在一點一滴不知不覺流掉的，我今天好像也沒幹啥，怎麼一天又過去了？我們很在乎的這些事、放不下的事一點一點就把我們的時間給拿走了。當然這個道理大家領會了，你們不要聽完之後今天就把所有的衣服都送掉了，就留妳先生一看了會很不舒服的那兩件，說我太太前兩天聽了什麼東南亞德行教育的課，現在變得這麼怪。

我們為什麼常常在一個課程開始的時候，要跟大家探討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們學習的內容、學習的方法、所應該建立的觀念態度是什麼？其實這些就像一個法器一樣，我們接下來學這一部經就能夠納在心裡面。觀念態度不對，有時候聽了就流掉了，或者聽了就聽偏了，聽偏了就會愈學愈分別、愈學愈執著。所以修學不容易，要有一個配套措施，良師益友，因為當局者容易迷，旁觀者容易清。

剛好應該是今年初我們跟北美弟子規學會開了一個課程，《論語》上論，前十章，已經很多節課了還沒有進入經文，就是跟他們上修學應該建立的觀念態度。這個大家有時間的話可以參考，我們都有錄下來。就像在建立的觀念當中，我們聽經要依義不依語，你不能聽，聽只是表面上的文字，要體會到它的義理。比方說剛剛成德跟大家說了，不用去選衣服，它根本是什麼？我們在心上不要去貪。今天看到一件衣服，其實自己夠穿了，心又癢癢的一定要買，這個鐵定我們要去調伏。傳統文化是心法，不是你用功都用功在相上，穿得邋邋遢遢的就是有道了，那不是又著相了嗎？很多人一學傳統文化了，那個穿著鶴立雞群，就讓人家覺得那個學傳統文化的又來了。學傳統文化要和光同塵，不要鶴立雞群。你要去度富貴人，你也要穿得很富貴，不然你怎麼度他？可是你穿得很富貴你是為了要去護念幫助他們，不是因為你很喜歡名牌。修行要在根本心地上下功夫，不是在相上，是讓我們把貪放下，不是換對象。穿得很簡單也是貪，為什麼？正等著人家說你好有道心。就等著那一句讚歎來，那不是貪還在換對象嗎？

所以四依法我們要建立起來，不然聽經會聽錯，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甚至於《大乘起信論》說的，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就像我們昨天樊老師說的，聽課是什麼？聽那聽不到的聲音，弦外之音；看那看不到的東西，其實就是你所看到這些人事物，那個表相背後的本質你穿透領會到了、看到了。昨天她還講了一個重點，她說她是中文系的，諸位同道，你聽到她是中文系的羨不羨慕？我們剛剛說了，什麼是學問？可能我們覺得背很多引經據典是學問。當然我不是說不要讀中文系，你們不要又聽偏了，到時候傳出去說成德法師對中文系很有成見。你們別害我，千萬別害我，我什麼都沒說，你們也什麼都沒聽。大家有沒有感覺到講話真不

簡單，人家把我們的話聽偏了，到時候還拿著我們的話當令箭，還傷了不少人。

成德曾經到北大、清華去分享，我只是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的，而且還是理工科的，學computer的。這件事你們不要說出去，這個挺丟臉的，我學電腦的現在對電腦蒙查查，搞不懂。當然我提這件事還是有用意的，奉勸諸位爸爸媽媽、諸位長輩，要開發孩子的潛能，要發掘他的天分，不要逼他去讀那個容易賺錢的科系，天生我才必有用，行行出狀元。我對人文的東西就比較有興趣，可是那時候選擇就選擇這個科系鐵定最好找工作，確實也是，但是學了不相應沒興趣。人生應該是做有意義自己又有興趣的事情，會愈做愈法喜，愈做愈充實。

昨天我們樊老師也提醒我們了，縱使是中文系的，也不一定入了修道的狀態，可能會落入記問之學的狀態。要能入修道、要能入真學問，那還是要依照經典。孟子告訴我們，「學問之道無他」，這句話分量很大，學問之道沒有其他的，什麼？「求其放心而已矣」，把我們迷失的真心找回來，把它恢復回來。怎麼恢復？放下妄心、放下貪瞋痴慢、放下分別執著，這叫真學問。在什麼時候放下？在面對一切境緣的時候觀心為要，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把它放下。就是落實《無量壽經》那一句，「不起貪瞋痴欲諸想，不著色聲香味觸法」。

我們想一想，《無量壽經》在哪裡？當下。「但樂憶念過去諸佛所修善根」，你看這一句是不是孔子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信聖賢祖宗教的，時時把它放心上，照著去做。我們讀這些經，這些都是聖賢、祖先、佛菩薩教誨，放在心上，去落實它。我講每一句話都有經典依據的原理原則，我做每件事都有這個原理原則，就是《孝經》說的「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



道」，講話都是依照經典的原理原則，「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可能大家覺得那麼多，那很簡單，言語，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不多吧？行為，不殺、不盜、不邪淫。就是儒家講的五常，仁、義、禮、智、信，不複雜。我每一個行為我的出發點是不是跟這五個行相應？我們得一直這樣提醒自己。

工夫到滯塞通了，你看《孝經》這個分析多清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因為他不斷的提醒自己要依照經典，習慣就成自然，突然慢慢慢慢工夫到滯塞通，他也沒有想我要說什麼，他也沒有想我要做什麼，自自然然都跟經典相應。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因為他習慣成自然，他不用太刻意了。但是一開始一定要刻意，我現在所說所做跟儒釋道三教教的相不相應？一開始始而勉強，終則泰然，最後做得很自然。自然到什麼？「言滿天下無口過」，他怎麼講都不會偏。就像我們去看祖師大德的教誨，那真的是圓人說法，無法不圓，頭頭是道，左右逢源，他已經不離經典、不離道了。孔子說的七十隨心所欲不踰矩，那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可不能起一個念頭，那是孔子，我們怎麼可能做得到？這個念頭就是障礙，孔子是應機來給我們示現表法，他既然是應機，就是我們做得到的才叫應機，哪有應機表演是表演完之後告訴大家，對不起，你們做不到，那不是跟我們開玩笑嗎？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我們的行為不隨順習氣，就不會讓人家生煩惱。

真的學問我們不要忽略了，不能都去追求我要背很多東西，讓人家瞧得起我，其實這些念頭都是攀比的心，都沒有真正體會什麼叫真學問，真學問都是在心地當中下功夫。功夫在放下，放下分別執著，放得愈多，我們本有的智慧就透出來了，就像剛剛跟大家提到的修清淨心，淨極光通達。其實我們現在對於我趕快學外在的這些口才、方法、方式比較重視，對自己內心真正去放下習氣下的功

夫可能相對少。一個人的智慧在分辨輕重緩急、本末先後，這才是智慧。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我們不抓到學問的根本是這顆心，我們怎麼修就有可能本末倒置。

諸位同道們，你們曾經見過哪一個中文系的出來弘揚傳統文化，從事社會教育？我現在就看到一個我們樊老師。這些中文系的教授有責任，照理講，每一個中文系的學生學完之後都是出來弘道的，文以載道、文以貫道、文以明道。為什麼出來弘道的少？因為給他的引導不一定是向道。慢慢去體會，正法無人說，雖智莫能解。成德學傳統文化也不是中文系老師讓我學的，是師長老人家。是有道心，是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他才能弘道。

諸位同道，我們昨天跟大家提到了，《論語》當中有沒有指導我們教學的目標？教跟學實在講分不開，你要學什麼就是教的人應該教的。你說我當老師就是要教學生怎麼當學生，那假如老師自己不是一個好學生，怎麼教學生當好學生？教不了。教跟學不能分開，一個好學生才是一個好老師。我們有沒有曾經去觀察過孔子怎麼學的？我們為什麼沒有去思惟這個問題？有可能，不一定是一定是這樣，有可能是什麼？我們長期成長在一個功利風氣的社會，我們不知不覺被這種風氣影響了，什麼都是求快，一提到教書，你趕快教我怎麼教，就很著急。我們都是吃速食長大的，哪個速大家知道，麥當勞、肯德基。那個煮一餐飯很快，微波爐一放下去就是一餐飯出來了，但是不營養，欲速則不達。這跟我們教學的態度相不相應，這句話？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我們現在的方式都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相應，你說培養得出人才來嗎？不揠苗助長就不錯了。

我們首先先不要說要去幫助學生改正他的觀念、想法，我們自己學習的觀念態度到底是不是跟聖教相應，這是首先我們要重視的

問題。我們不能急著我要去弘法，先覺覺後覺。這個孟子也有說：「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昭昭就是你有智慧，你的心光就像一個蠟燭，你點亮了，你再去點亮別人的心光。「今以其昏昏」，我們還很多道理糊塗，我們還內在煩惱都沒有減少，然後就很喜歡去講課，今以其昏昏要「使人昭昭」。自己煩惱還很多，然後要講到人家明理，講到人家法喜充滿、智慧增長，你說有可能嗎？不大可能。有一種可能是什麼？是本來人家善根深厚，剛好被你蒙到了，那是人家的善根，不能說是你的功勞。這個因果都要看清楚，不能打迷糊仗。

我們現在針對《論語》，目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們要培養出什麼人？培養出在財色名利面前不會動心的人，不是培養只會講課的人，那不長久。那我們設定的目標就很重要，昨天也跟大家聊過了，你播種了，你今天是要苗，還是要稻穗、還是要飽滿的果實？這三個目標不一樣，苗好看，長了很多，後來枯死了；稻穗，結了不少稻穗，很好看，就像花開很多，最後一個都沒結果，就像成德去年種的蘋果樹，一個也沒有。那我們現在培養自己跟培養團體的老師，我們立的是什麼目標？

蓮池大師講到了，造業者百，這個世間現在會造作惡業的人有一百個，你看現在人享樂主義、功利主義，哪有不造業的？造業者百，行善者才一二個；行善者百，行善者有一百，向道者一二；向道者一百個，堅久者一二個；堅久者一百個，堅之又堅、久之又久，直至菩提者又只有一二個，要到這個程度叫真正的修道人。我們把這段話換算成數學，百分之二乘以百分之二乘以百分之二乘以百分之二，百分之二四次方，億分之十六。一億個人當中有十六個，整個地球十六乘以七十億好了，還有一千多人，一千一百二十個。大家想一想，這個世界有一千一百二十個修道人就不得了了，四個

人見和同解，可以把正法弘傳到全世界。我給大家算了這一筆，這一千一百二十個，一千一百一十九個是誰不管，其中有一個一定是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這句話要提起來，這個不是拿來背的。

培養自己是如此，我們現在培養老師也是要培養真正人能弘道的修道人。傳承不是靠人多，大家注意看，禪宗傳了六代都是一個人，它不會斷；你人很多，沒有一個真幹的，最後流弊一大堆，怎麼一個一個倒了？況且現在有傳播媒體，你真正一個人立住了，就像師長老人家，他可以利益好多人。

剛剛還跟大家聊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理事要圓融。真正的道人他一定有師承，我還沒有見過一個真正的道人他沒有師承的。我跟大家保證，不可能，假如有，那佛的話就講錯了。佛不會講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正法無人說，雖智莫能解，這不是世間的聰明才智能夠學入的。

剛剛又跟大家強調理事要圓融，假如我們理事沒有學圓融，我們只有一條路走，愈修愈分別，愈修愈執著。不能覺得我每天讀經我就是在進步，不能有這種錯覺。這裡我們又呼應到《論語》來了，《論語》裡面教學的目標也好、次第也好，這句話彰顯了，「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可與共學，我們今天大家一起探討，共學了，學習的內容都一樣。可是我們這三天結束之後，每一個人在這三天所聽的課，他落實百分之一還是落實百分之三十、落實百分之百，每個人不一樣，他有沒有走在這個道上、有沒有依教奉行？適道。依教奉行還要禁得起考驗，可與適道，未可與立，你在境界當中能不能屹立不搖？我們都知道不能發脾氣，可是能不能在境界當中忍住不發？能不能在財色名利之下如如不動？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這立。這還不是最高的，可與立，未可與權，通權達變，理事圓融，理事無礙。我們要培養這樣的人，更要先把自己培養成這樣的人。

昨天跟大家講「慧須聞」，智慧，有智慧的人理事圓融，要靠薰習，而且要靠一門深入，靠跟著一個老師去薰習。因為我們還沒有理貫通，你聽兩個老師、三個老師，他遣詞用句不一樣，你又把它聽沒有貫通，聽到最後自己產生困擾，怎麼這個老師跟那個老師講的不一樣？可是你跟著一個老師學通了，你再去聽任何一個人講都不會有障礙。這不是我說的，《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就是這麼給我們提醒的。善財童子是當生成道的人，他怎麼學的？一個老師，文殊師利菩薩，開了他的清淨心，開了他的根本智；接著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參學，男女老少、各行各業的善知識他都去參，參一個就提升一個，參一個就提升一個。這個次序不能亂。

我請教大家，你們一定遇過跑好幾個道場的人，你們遇過吧？你們有沒有遇過一個跑了五六個、七八個道場然後學得很好的？你們給我舉個例子，這樣我所講的話就被你們打破了。我很願意大家打破我講的，因為你們打破了我才沒有妄語，就代表我這個話不是真的，你們得幫助我。當然我講的話我也要述而不作，我也不能自己亂創造發明。我們都見到沒有一個跑好多地方的人學好，諸位同道你還跑不跑？會學習的人可以從別人身上學到慘痛的經驗，自己就不用走那些路。

成德有一點小lucky，因為我學傳統文化一開始就是跟著師長，然後前面幾年也沒有任何一個人來跟我說「你來學這個，這個老師也很好」，所以我是有一點小lucky，我就一直聽聽聽，聽很多年。聽了五六年，突然有個機緣到海口去，就跟大眾交流傳統文化、交流《弟子規》。我也沒有想得很複雜，因為師長說的，你要去弘揚

文化，至誠感通。我就提起這句而已，我也沒有想我的中文不好，我能上去嗎？上去了人家問我問題我答不出來怎麼辦？我都沒想這些問題。反而是人家問我的，你怎麼敢上去講？底下的人年紀還比你大很多，假如人家問你問題答不出來怎麼辦？我都沒去想這個。

《論語》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人家問我我答不出來，我就跟他說你問得真好，這個問題太好了，我回去請教一下我師長。那不就好了嗎？有什麼好緊張的？我們太多的緊張叫製造緊張，都是自己嚇自己。道在平常中，平常心去應對，很真誠恭敬就好了，哪有什麼好緊張的？但是我事後才回過神來，沒有刻意去想這個問題，就是遇到不少人，人家也問我問題，好像也沒有說人家問了我不知道怎麼答。這個我沒有去想過，我是好多年以後突然想到這個問題，對，人家問我問題我為什麼能答？諸位同道，不是我的能力，因為我有一個態度，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我遇到師長以後我做了一個動作，也建議大家做，叫delete（刪除）以前的想法、看法，update（更新）師長的教誨。

在這個時代講話要應機。我第一次聽到人家說點讚，我說這是啥意思？幸好現在知道了，不然連點讚都不知道的話，真的會讓人覺得這個人是哪一個時代來的。所以一些時代用語也要有機會的時候熟悉一下，跟得上潮流，有時候用一用他們會有親切感。

所以已經養成一個習慣，人家一問我們問題，我們馬上提起來經典怎麼教的、師長怎麼教的。為什麼能答？因為師長是好老師，因為師長教我們都是提綱挈領。綱領，綱領就三個、綱領就五個，他問的問題都不會跳出這個綱領，那我怎麼會不能答他？他一問我是心境的問題，我只要跟他對照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他跟哪個心不相應，問題就出在那。我好像說太多，把你們的悟門堵住就麻煩了，我得把握好分寸。

寶！祖師、師長教的東西是寶，我們要會用。大家應該有印象，我去年常常提一句話，印光祖師說的，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經教從理上講不離心性二字。心性是什麼？真、妄。你判斷這個心念是真心還是妄心不難判斷，沒有分別執著就是真心，有分別執著就是妄心做主，這樣心念就偏了。從理上不離「心性二字，從事上不出因果兩個字。你只要把這句話領悟了，你要去回答任何人的問題都不困難，綱舉目張，所有的問題拉回來都是在這個根本上、這個道理上。昨天我也跟大家探討「萬法因緣生」，一句話就是這棵樹的主幹。主幹只有一個，分枝有幾條？百千萬條都有。百千萬就好像每個人不同的問題，拉回來呢？拉回來都在這個主幹上，都離不開萬法因緣生。可是問題又來了，一個人真的能把因跟緣看得很客觀嗎？這才是難度。只有心無私的人，只有心清淨的人，他才能看得客觀。所以為什麼《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抱歉，我們家停電了，另外一個網路系統沒有辦法啟動。因為成德昨天跟大家提到事事是好事，現在連電都停了，是不是好事？確實也是好事，讓我們終身難忘，菩提道上不可能一帆風順的，一定會遇到一些挑戰，一些臨時的狀況，但是我們提起「縱使身止諸苦中，如是願心永不退」就好了，就沒有問題了。

話又說回來，剛剛跟大家提到的，我們學習的目標是要達到通權達變，理事就要圓融，不能執理廢事。我們常常覺得好多道理很好，可是用在事上用不出來，或者用錯地方，這都有可能。比方說執理，菩薩所在之處要讓一切眾生生歡喜心，這是理；事呢？他學成鄉愿，該站出來把是非講清楚，大是大非面前要還人家清白，他不站出來，他怕那些既得利益者不高興，不要讓他們生煩惱，算了，不講了，這樣就變成執理廢了事。

理事它是圓融的。就像大家學老人家，老人家都是讓。理上講要讓，但是還有當仁不讓的時候，這個理跟事我們能不能融會貫通？成德就有見過師長不讓的時候，到聯合國開會，希望安排九大宗教上台去為世界和平祈禱，聯合國不同意，師長說你們搞和平是假的，我退出，我不參與了，最後聯合國才讓步。這叫什麼？道不同不相為謀。所以禮讓跟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不衝突的。所有的做人做事的真理它之間不會衝突的，這大家要去體會。假如大家覺得這個道理跟那個道理衝突，我要做這個就不能做另外一條，但是它卻都是做人做事的經教，一定要提出來，我們就可以探討了。就像佛門講的「只聞來學，未聞往教」，所以他要來；又有一句「為諸庶類作不請之友」，那要去。諸位同道，那到底是來還是去？這兩句話有沒有衝突？之前也有同修說到了，教育要合力，沒有關係，多一點人來照顧我們的學生好。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有些說法不圓融，似是而非。今天很多人教會好，一個前提是什麼？要有共識，沒有共識，愈多人把這個人給教亂了。年輕人到道場去，假如這個道場的這些長輩沒有這個認知，每個人想跟他講什麼就講什麼，這個年輕人都聽亂了，他到底要聽誰的？每個人的說法都不一樣。這第一個，有沒有共識。

舉個例子，你在家裡面教小孩，爺爺奶奶也要跟父母有共識，叔叔伯伯要有共識，不然會破壞教育，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不配合爸爸媽媽的教起來很累的。而且主伴要分清楚，你在合力當中也有主有伴，父母是主，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其他的人是配角，配角要去給人家演主角也不對，這都是人情事理，都要會拿捏。為什麼說活到老學到老？愈學，每一件義理它有深度、它有廣度，愈學愈深、愈學愈廣。

我們昨天一開始就提到「師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礎上」，這句話



其實對我們弘揚文化的人來講，我們一定要把弘揚孝道擺在第一位。怎麼弘揚？人能弘道，自己要先成為一個孝子，我們用身教去帶動。再來，我們所要培養的學生他沒有孝道的話，他就不可能有師道，培養不成材的。在這些大根大本的原則上不能含糊的，一個人沒有孝心，要成為人才是不可能的。你培養一堆人，孝道根基都不夠，最後都出了情況，你還在抱怨，那是自己攀緣，沒有找緣成熟的來培養。一個弘道的人，跟一個社會大眾的要求是不一樣的，弘道人的要求根基一定要牢，不然他立不住的。

所以弘法的團體一定要表出法來，表出我們把孝道擺在第一位，人能弘道，把孝道擺在第一位。任何同仁要回去盡孝，哪怕我們人力不足，我們彼此大家互相體諒、互相協作，讓他回去盡孝；改天我們遇到必須要全心全意盡孝的時候，同仁也是這麼樣跟我們共體時艱，但是我們就把孝道的法表出來了。隨著我們盡孝，我們就能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孝心沒有很好的打開來，要真正去愛人也不容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我們也遇到也是弘揚傳統文化的團體，同仁的父母生病了，病得不輕，太太給先生打電話，先生在傳統文化團體裡面，求他趕快回來照顧父母。她是媳婦，媳婦打電話讓自己的先生趕快回來照顧公公婆婆。這個先生怎麼講？我在這裡做功德給他們迴向就好了。你看執理廢事，看起來很有道理，我在這裡，我在這個傳統文化中心做功德比較大，我在這裡做就好了。這已經違反人性了，自己的父母病重了，一個正常的人還有第二個念頭，那不是學偏了嗎？學執著了。不管是儒家還是佛家，都把孝道擺第一位。佛家是怎麼開發自性寶藏的？地藏王菩薩就是這個表法，從孝。

結果這個太太實在沒有辦法了，家裡太難，打電話給這個單位

的負責人，你可不可以勸勸我先生回來？這個負責人說了，這個事我管不了。這種話很不負責任，你是一個領導者，底下的人現在修學的狀況、是非你要搞清楚。你們這個團體到底要表什麼法？什麼是大根大本你們都不表出來。很怕理解偏了，做出來的事社會大眾理解不了，這樣大眾對傳統文化不敢碰，學成那個樣子，父母病重了都不回來，誰還敢學？但是我們想一想，這個領導者他有照師長老人家教誨在做嗎？可是他都打著師長老人家的旗號，我們這裡是最依照師長老人家教誨做的。可是大根大本他卻不表，這就是一個領導者的我執我見造成的偏頗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自己偏了，偏什麼？要出輪迴，不要搞情執，跟父母打電話不要超過五分鐘。他上面的人偏了，底下的人不知不覺每天聽他這麼講，慢慢慢慢受影響了。所以成德這樣看下來，真的理事沒有真正學圓融，去當領導人帶人家修行，去講課，其實都是滿危險的。

黃念祖老居士說的，無情不能修道，人沒有情義了、沒有恩義了，都修得很偏執！這都是沒有儒家做人的基礎，一下子一跳就是很高的大乘佛法。為什麼印光祖師說世間有大儒才有高僧？很有道理，儒家是做人做事的基礎。就像淨業三福，它第一福就是人天乘，就是基礎，做人的基礎。他這個沒了，直接不是修第二層，直接修最高的第三層。從這裡我們就體會到了，李炳南老師他一個大德，通宗通教，他為什麼要講《常禮舉要》？道德仁義禮，禮是最低的了，現在連最低的道德涵養人不懂了，佛法怎麼學上去？為什麼講《論語》？大家不會修身、不會齊家，家裡也亂糟糟的。身安道隆，家庭不能安定，能培養出好的下一代嗎？再來，在團體裡面不懂《論語》，也不知道怎麼帶領團體；不會帶領，人我是非就很難避免，內耗就很難排除了。佛法在世間，不壞世間法，世間做人做事，要有這個基礎。

孔子有一次子貢問他：「君子亦有惡乎？」孔子說：「有惡。」孔子覺得最不應該的事有四條，其中有一條是什麼？「果敢而窒者」，他的性格很敢做、很果敢，可是他方向判斷錯了、道理解偏了，他又覺得自己很對，他又是領導者，就把一群人給帶偏了。所以我們冷靜冷靜，祖師大德有智慧，他們怎麼安排一個道場的負責人？怎麼安排護法？弘法退下來的人做護法。這有他的考慮、有他的智慧，因為弘法的人他自己走過來了，他知道怎麼去護持弘法的人。現在假如我們誰有錢誰供養多了，就讓他來做最大的護法，這可要不得。護法的人是真正要愛護弘法，假如護法的人有名利心，那就麻煩了，就拿著這些弘法的人給他謀名聞利養。比方說一個校長他不是真正有教學的熱忱，他是為了我要爬上校長的位置，我的官要愈升愈高，他對學生沒有愛心的，他接了一個學校幹什麼？趕快給我什麼比賽拉起來，什麼才藝給我弄起來，一出去表演都得獎，對他有利了，他哪管什麼學生學習安不安心、能不能學到東西，能把一些成績給我弄出來就好了。這樣就會護法的人干擾弘法，行政的人干擾教學。

成德實在講經驗有限，但我畢竟走了十多年，也遇過不少事情，我們又有一種責任，我們遇過的事不要讓後面的年輕人，這個彎路不要讓他們再走，我們也是想盡力護持他們走弘法的路。培養一個弘法人才是個工程，不是一件小事情，要考慮得深、要考慮得遠，百年樹人。

我們體會一下教學的目標，人能弘道，怎樣的人才能弘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要明德慢慢恢復的人他才好去弘道。明德怎麼恢復？我們得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當中下心地的功夫才達得到，所以這格致誠正是我們教學的內容。孔子提到了，「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一個孩子他假如陷

到了色欲去就麻煩了。他會不會陷進去？他很容易陷進去，媒體的影響、同儕的影響。這都需要父母，父母真的是大護法，民族的幼苗靠大護法。怎麼護、怎麼引導、怎麼教？畢竟他還是個孩子，他要面對這樣生理的變化，你引導他一些好的運動，他的飲食不要刺激他，包含這些「欲海回狂」，《安士全書》裡面有「欲海回狂」，這些犯色欲會有什麼不好的結果，我們從因果下手，我們從身心的疏導下手。其實實在講，一個人的精神愈提升，他的物質欲望就愈淡，清心就寡欲了。

護持孩子不是等他青少年的時候才在那裡準備，都是要從小。我們現在為什麼面對問題這麼困難？因為都是冰凍三尺了，最後問題呈現出來了我們才去解決它，當然難解決。所以學習傳統文化的人要洞察機先，要防微杜漸。其實扁鵲的那個故事就告訴我們了，他的大哥、他的二哥，三個人都是醫生，人家都覺得他很厲害，重病的人他幫他手術什麼的治好了，覺得他的醫術太高了，他說我是最差的。他的二哥在人家病稍微有徵兆他就把他治好了，他的大哥是沒有症狀但是他可以洞察，他就把他調好了，根本不會有小病出現，那又更高了。我們現在解決問題，已經出現的，亡羊補牢，猶未晚矣；還沒出現的，我們得要防微杜漸。

孔子說「志於道」，所以我們的目標還是修道，還是恢復明德、恢復真心。「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其實這是目標，也是我們學習的次第，從游於藝下手，一般的人。像禪宗的人他最快了，直接從道入了，明心見性、見性成佛，那一般人達不到的，那是上上根人。一般的人從游於藝慢慢慢慢常常提起仁愛心，然後到據於德，最後入了志於道。我們看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常禮舉要》在每一個教學團隊應該都要弘揚，這也是李炳南老師的智慧苦心。這個是目標。

再來，我們看教學的態度，有教無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是孔子講的話。我們每一個學傳統文化的人，師長已經指導了，學儒就學孔子，學佛就學釋迦牟尼佛，以他們為標準。所以今天我們所念到《論語》的例子就是我要做到的，不是只是聽而已，我要學《論語》了，我就是以孔子為標準。沒有這樣的態度要學進去很難，為什麼？因為我們已經懷疑自己了，念頭。不相信自己，外面的力量要幫我們就很有限了。自助者天助，相信自己的人，願意成就自己的人，他就會感召助緣了。

我們看教學者有教無類，教學者心境是什麼？師徒如父子，然後真的是很擔憂學生沒有成就，苦口婆心。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擔憂學生不長進。就像我們每一次聽師長講經就覺得老婆心切，用盡全力勸我們往好處走，勸我們脫離輪迴，替我們擔憂。一個真正成熟的人體會到父母、體會到師長的心，要期許自己是一個成熟的人，不要讓他們還要為自己操心。這個標準已經不高了，我們知道父母師長在擔憂我們，我們還繼續放任，那就太不應該了。

師徒如父子的心境在孔子這些言語當中流露了，而且孔子是什麼？毫無保留在教。《論語》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二三子就是叫著學生，諸位同學，你們覺得我有隱瞞什麼沒教的嗎？「吾無隱乎爾」，我沒有隱瞞任何東西，我和盤托出了。這些句子其實對於我們一個教學者，甚至我們一個學習者，去體會孔子的心、去體會師長的心都很有幫助。

一個教學者，這是「述而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對聖人祖先的信任，然後不傲慢，都是傳承他們教導的。也是「述而篇」，「默而識之」，那就是聽老師一句話，放在心上，永遠沒有忘。我們看「醫道精華」，許浚的成就為什麼這麼高？他的老師用

身體來教他，把大體捐出來讓他的醫術提升，包含在那麼多機會點都刻意的製造機會來教他，你看去屠夫那裡，「準備一下，跟著我去」，都在教他。他很珍惜，把它放在心上不敢忘，這樣默而識之。李炳南老師就給我們表演了，李老只見過印光祖師一次，在蘇州靈巖山，印祖給他那幾個小時的教誨，李老一輩子都不敢忘，把這些教誨在台灣落實了三十八年。他老人家教化成就的往生作佛的幾百人，算得出來的幾百人，真的是默而識之。

「學而不厭」，我們一個教學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又是一個態度了。學的態度、教的態度我們都要以孔子為榜樣。這些都是態度。

還有教學的方法，《論語》裡面有，因材施教，循循善誘，「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我們今天從事教學，學生聽我們講話有沒有愈聽愈想聽，那就是我們的心態跟方法用對了。「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這都是循序漸進、循循善誘，《論語》裡都有。還有「禁於未發之謂豫」，預防法；「當其可之謂時」，機會教育，及時法。《論語》裡孔子對學生那個對話大部分都是及時法，我們內行人看門道，我們才能學到。

還有「相觀而善之謂摩」，孔子讚歎顏回，其他的同學就向他學習了；孔子讚歎哪個同學，大家也可以效法。甚至於同學跟同學之間互相讚歎，你看曾子讚歎顏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就是曾子看到顏回的修養，把它講出來，其他的弟子都可以效法了。所以相觀而善也是教學很重要的方法。

孔子有理論、有方法，還帶表演。諸位同道，孔子哪一句話或者哪幾句話帶表演？好多句，我不舉很多了，就舉一句就好了，「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是不是孔子給我們帶表演？我們怎麼學成聖人？效法他，一直提升就對了。佛經有理論、有方法，還有表演，《論語》裡面也有理論、有方法，還帶表演，都有。這個把它用出來在教學上，昨天我們樊老師有推薦一部書，《村學究語》，那是真正一生一門深入在教學生的私塾老師留下來的寶貴的他的領悟、他的經驗，他是現身說法。

下午我們請趙老師，他一直在講《村學究語》，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下午請他就《村學究語》的精華給大家做一個分享。當然趙老師中午飯好好吃，道在平常中。沒有啦，我開玩笑的，他不會緊張的，他也是千錘百鍊，也是老革命。今天早上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謝謝大家。